



稻草人原创小说丛书

素女

素女，古代神话中的轩辕黄帝之妃，性爱女神。
长江边的少城，传说是素女的故乡……



吴传之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稻草人原创小说丛书

素女



吴传之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女/吴传之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7-5387-1342-5

I. 素…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156 号

稻草人原创小说丛书·素女

作 者: 吴传之 著

责任编辑: 张四季

责任校对: 张四季

装帧设计: 张 堰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9 印张

印 数: 10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342-5/I·1653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找印刷厂联系)

内容提要

素女，古代神话中的轩辕黄帝之妃，性爱女神。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由南京内迁，暂驻长江边的少城，传说这里是素女的故乡。少城姑娘温漱玉（人们叫她素女）与国专校长韦明初曲折恋爱，并与青年教授方止戈产生感情纠葛。1949年，方止戈施计将已为人妻的素女带往台湾。

上世纪90年代末，国专台湾校友来往于海峡两岸，欲延续校史，并重修校长韦公墓，方止戈之孙方杰亦随之来重庆。方杰在台从事蝴蝶的保护和养育工作，他对神秘的重庆女孩苏泉一见钟情。素女为拜谒先夫墓及一会苏泉由台返渝，她没料到苏泉竟会约她去舍身崖……

小说闪烁着人文、人性和人道的光芒，怀着深刻的悲悯意识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品味神话与宗教、历史与现实、和平与战争、爱情与死亡。小说语言轻灵雅洁，叙事情韵摇曳，人物山水含有灵气，是自然与生命的画廊，文学的醴浆。

目
录

- 第一章 神女 / 001
第二章 冷泉 / 038
第三章 梦露 / 061
第四章 心浴 / 090
第五章 畏途 / 107
第六章 凤鸟 / 138
第七章 鬼校 / 154
第八章 水诱 / 167
第九章 撩逗 / 183
第十章 蜜月 / 201
第十一章 听蝉 / 220
第十二章 惊变 / 236
第十三章 鹤飞 / 250

第一章

神 女

1

此地叫长松岭桃花沟。吴子牛和方杰到时，雨渐渐小了。只见几条岭被水气笼罩着，绿意浓淡不匀，岭脚下团团的红雾，却是一片片桃花。然而风雨交加，一树树、一簇簇的花，有的轻盈迷蒙，有的却变得惨白，又有的成了落红，顺水漂流。方杰不由呆立着，想世界各地的风景自己也见过一些，赏心悦目罢了，却不如眼前之景，美得叫人心醉，又心碎。这若说是残红引起，那么日本的樱花，一阵风雨，那才是“九天仙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呢！红消香陨之景，凄惨得使游人都想要追随那些香魂而去……可是眼前之景，感伤还在其次，桃花风雨后面好像还有条幽远的路。

带路的管理处崔主任停下来等着他，说道：“哦，你俩的心好诚！像这样冒着雨来踏看的，我还很少遇到。”方杰回过神来，便对前面四顾张望着的吴子牛说：“大舅，听见没有？我们冒雨而来，你的好心好诚啊！”吴子牛道：“心诚……哼，我才不急呢！我这回提前回来，完全是你奶奶先提起的。”“那就应该说是我奶奶的心诚了？”“哼，当然！”方杰笑了笑便不言语了。

这样说着，雨忽然就停了。周围许多由大理石、花岗石砌成的

精巧建筑，掩映在绿树和花草丛中。草木都闪射着水光，像含有灵气。他们一直往高处去。越往上，漫坡的水帘缩小成了涓涓细流，始觉皮鞋里的水吱吱地叫得很响，而且脚趾头已经被水泡得发胀。

到了顶上，却见这里林木葱茏，对面远远的也有一道山岭，两山之间有弯弯一条小溪，向西南流去。方杰打量脚下这片空地，说道：“大舅，我看这里就好，山青水秀。嘿，选在这里，你们学校可能还会兴旺发达呢！”吴子牛冷笑道：“我们学校？鬼校！我们这批人死了也就完了，还发这个屁呀！——不过这里位置也好，在边上，不和别的人打挤。而且正对着那边山脉，位置又像是在正中。”

遂对刚走过来的崔主任说就要这里，二十个平方吧。崔主任道：“好呀，但是你只要二十平方，那北边就还要剩一些，不好再给别人了。你看，我把这边斜坡给你垒起来，垫土，这样将近有三十个平方，就算二十五个平方了，可以吧？”他俩就问总共要多少钱。崔主任问了式样和要用的材料，想了想说：“大概要花三十万吧。”吴子牛“啊”了一声说：“我顶多有十五六万块钱！”崔主任就不言语了。方杰道：“那就小一点吧，只要十五个平方。”崔主任道：“那这里就不合适了。好的位置多得很，我再带你们去看。”

不觉转到了后山一面南坡上。吴子牛和方杰走过去，见斜坡下面是片树林，再就是远山，四方环顾阒无人踪。崔主任并未跟过来，叫几声他才露面，说前面那片树林是景区，不开辟的。方杰道：“你请过来！”崔主任道：“二位自己看呀，我多嘴反而不好。”方杰道：“我看哪，这地方总有点名堂，或吉或凶，对不对？”“咦，你为啥这样说？”“就因为你显得一点都不热心！你看，你连现在都不肯走过来。”

崔主任这才笑着走过来了，道：“这位先生，我看你虽然年轻，但是很懂得风水，我想听你的高见？”方杰笑道：“我哪里懂什么？只晓得点皮毛。听人说过，风水，就是与气的散聚相关的一

套学问，而择地所要追求的，也就是‘生气’二字，对不对？我看这一处的树林植被，长得格外的生机勃勃，可见它的生气是很充足的呀！而且这里的岗峦，浑圆可爱，要说位置凶或恶，是怎样都说不过去的吧？”崔主任叹道：“你这些虽然都是外行话，但是也把内行的道理包含进去了。按照风水，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气吉，形必秀润端庄。我也就不瞞二位了吧，这真的是块好地方，我想留着的，哪晓得还是二位有缘份。”

方杰便对吴子牛说：“这里真的好，刚好有这点地。你不是说怕挤么，选在这里就很清静，没人打扰他。”崔主任微笑道：“这里不光风水好，清静，而且将来还有个漂亮姑娘作伴呢。”方杰道：“啊？”看着崔主任，想等他说下去。吴子牛却道：“好，那就定了，在这里！”又问崔主任定金要多少，马上下去就交定金。

崔主任对他的爽捷感到高兴，便关心地说这个季节雨水多，工程进度缓慢，问他们这墓要不要赶时间？日子择好没有？吴子牛却道：“不需要日子！”崔主任有点诧异地问：“你们不择个日子？就我晓得的，你们台胞对阴阳和择日子，比大陆的人还更讲究。”吴子牛道：“这位老先生的后人，就是我们这些，也都死了一大半了，还择什么日子？日子倒有一个，还早，是明年的三月间，那时大家都要来悼念。所以你这里尽量把工程做细致就行了。”

方杰却惦着崔主任刚才说的那句话——附近有个漂亮姑娘作伴。四处踱了一圈，走回来问：“这附近没有别的墓吧？”崔主任道：“没有，将来就只有一座。”

便带着他们往西走了几步，拐了个弯儿，说：“我已经听出来了，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起码都是个学者，所以我才答应了那个位置。不然，这位小姐要怪我的！”方杰心里一动，忙试探着问：“这位小姐，她昨天来过吧？”“来过呀，怎么，你……”

吴子牛对此毫无兴趣，脸向着一边。方杰低声问：“她长的是瓜子脸，丹凤眼睛，下巴有点尖？”——他是根据奶奶少女时的照片在描绘。“嗯，原来你们认识？她过两天还要来。”

昨天方杰陪大舅去另一处叫天国的地方踏看，在桃花沟和天国的岔路口错车时，有张“熟悉的”少女面孔闪过。他的心一阵猛跳，竟在车流中将车调头，连大舅惊问他做啥他都没有搭理，大舅生气差点夺他的方向盘。但调头之后却不知该尾随谁了，因为前面几辆出租车的颜色都相同。总是没缘吧？他当时感慨万端。

方杰看脚边，只是偃着山脊用石灰画了几道线，摆了几块石头而已。这里地方很小，头上一群雀儿跳着，脚下小树林的叶片闪闪烁烁，翠绿中带点嫩黄，是片幼树林。远方不知何时已亮出一线蓝天，雨洗过又经云擦过，像条狭长的蓝眼睛，有点深不可测。蓝眼睛下方露出个小小村落，比甲虫更小的几间房屋，贴在远山的皱折处。方杰的心充满感伤和憧憬，想道：这位小姐，远远地添了这点人气，更好呢……

2

吴子牛偃着嘉陵江石门大桥的栏杆，享受江风的吹拂。江心那两只逆游的巨龟还在。这两只巨龟原是江上风景，江上奇观，如今它们恰好做成了大桥的桥墩。中国自古就有用活龟来垫柱脚的传统呢，这两块江心石状若巨龟，真应了它们的宿命了。它们在江心快活自在了千万年如今被人利用，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总之人们再也看不见它们在江心自由冲浪的情景了。

这里旧名石门坎，“石门”指的就是那两只巨龟。当年，也许正是这两只力争上游的巨龟吸引了韦明初校长，他所以才选中了这里，在这里建设国专的新家。

吴子牛还看得见两只巨龟在江心畅游。他眼中的沙滩洁白又柔软，同学们赤脚在沙滩上奔来奔去，踢球、晒太阳、游泳。还有人

在沙滩上挖洞，把偷来的青香蕉埋进滚热的沙洞，但等他过两天再来香蕉就无影无踪了，好沮丧……他想着这些不禁笑了。过去这里有好多芭蕉和香蕉园，他遂放眼了望学校那片芭蕉园，但那里现在已变成灰扑扑的建筑群。而河滩正在挖沙，满目疮痍。当年，校园被密密层层的芭蕉林包围着，那涌跃的绿浪与白沙滩相映成趣，而且在视觉中与远处歌乐山上的松涛连成一片。

他不禁挠了挠自己变得光秃的头顶，觉得绿色稀少的校园故址就像人老了一样。

江上往来着张张白帆。那时汽船少见，往来的尽是白帆。用途当然是轮船好，但要说赏玩和观景，那还是要帆船才有诗情画意。上水船全靠赤膊的纤夫们，在他们的号子声中行驶。而同学们每日都和着纤夫的号子在读书，每日都被纤夫瘦削筋强的体型感动着。有的同学一遇机会还脱鞋下水、挽起纤绳，在这帮腰弯得像虾子的人群中添几只虾子，就差没打赤膊。

假日里，巨龟总是托着一群青年学生在冲浪，它背上的学生在忙着野炊。学生有的从江心取水，有的在钓鱼，有的在和船工喊话，说要买鱼。有时双方还隔着急流说些粗话和笑话——当然，要没有女生，另外还要方博士不在场。方博士和女生通常是同来同往的。方博士一般不会来嬉水，但是有女生去请他，说她们想玩又怕危险，那么他只要不是太忙，是一定会欣然前往的，这是他的绅士风度。

方博士便是方杰的爷爷，是“国专精神”的重要推动者，对国专，除韦校长外他最有影响力。方博士高高的个儿，方正的脸膛，白净面皮，讲一口标准的国语。学生们对他都敬畏三分，各种场合只要他威严的目光一扫，闹哄哄的人群立刻鸦雀无声。可他比学生又大不了多少，故在带领学生郊游时，他可以完全抛开“师道尊严”，就像个娃儿头。像此时吧，吴子牛偎在大桥栏杆上，还看得见方博士穿件短袖衬衣，长裤脚卷起，正和学生们在沙滩踢球，被沙子弄成了花脸；看见他离开前在江边洗脸之后还要用沾水的手

指将头发梳理整齐……

噢，那里，鳞次栉比的楼房和工厂，曾是荒凉的而又苍翠的，静寂的而又火热的呀！片片的农田，片片的树林、香蕉林，还有片片的荒坡。石砌的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校门质朴厚重。吴子牛籍贯少城，说来有趣，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专迁渝的大队人马尚未到达时，这个高小才毕业的放牛娃就已在这处新校门走进走出了。若以对母校的感情排序，吴子牛一定排国专学生中的前几名。而这一切——情感与经历——又源于他的小学老师温漱玉。他揣着颗在农家孩子中算得上细腻的心，目睹了温老师与国专韦校长的相识与相爱。

吴子牛上高小时，班主任温漱玉也还是个少女。抗战伊始，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从南京溯江而上，在少城暂时扎下营盘，谁料得到，它在吴子牛心里就永久扎下了营盘。后来国专和温老师都走了，到重庆去了，吴子牛也偷偷跟到了重庆。他在重庆当报童，当小工。后来他只好又回少城读到初中毕业。

初中毕业在少城已经相当于秀才，可以在乡下教初小或进城谋一份像样的工作了，但他还一心一意要读国专。衰败的家景使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笑模样了，瘦骨嶙峋的父亲躺在竹凉椅上抽水烟。他对儿子说道：“儿啊，爹没有钱供你再念书了，你念书就念到这里了吧！”

可他对父亲道：“爹，如今家里的景况不好，两个妹妹又小，按理我该去找一份事情做，或者就回家种田吧，来挑起家庭的担子。可是，我如果读得更高一点，那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都更有益呀。——至于念书的钱，也有不收费的学校。”

“啊，有不收费的学校？”“国专呀！国专是五年制专科，招初中生。而且是公费，不要家里一个钱。另外，还有师范也是公费。爹，我想去考国专！只是爹你的身体……”

他紧张地等着父亲的回答。他未料到的是，父亲不仅点头应允了，而且在他枯瘦的脸上浮起慈祥的、欣慰的笑容。因为父亲的这

个笑容，所以在两年之后，以及在这五十年之后，当他跪在父亲的坟前时，他并不特别的难受和特别的后悔。在他读国专的头年里父亲就去世了，他未能尽孝和奔丧。

他千里奔波到重庆去报考了国专。出考场时他碰见了韦校长，羞于自己在考生中显得很寒酸，且自我感觉题做得不好，便赶紧低下了头，要快步走过去。但韦校长将他叫住了，互相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为了保险还去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遂回家里苦等消息。

师范学校先于国专发榜，他名落孙山。众所周知国专对成绩的要求更高于师范，所以他已经灰心了。但仍有那么一线希望吧？所以国专没发榜他就不愿出去找事情做。

这天他在自家田里薅秧，因有几个初中同学来了，他从田里上来，带着两脚的泥水，就和同学在路边的大黄桷树下说话。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的叫声一片，吵得人直想捂住耳朵。他说起重庆的学校只有国专还未发榜，而英语和数学自认都只能得六十几分，根本无希望了呢。正在叹息之时，有位女学生模样的小姐坐一乘滑杆到了，就在大黄桷树边停下滑杆歇气。她见这几个小男生垂头丧气的样儿，就细心听他们说话。因听见吴子牛在说考国专，她便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正巧，这是我刚离重庆时买的一张报纸，上面登了国立工专发榜的名单，你拿去看吧！”

她起身揭起了垫在石头上的报纸。吴子牛慢吞吞地走过去，一脸无所谓的神气，榜上无名的坏消息，倒不如不看。拿到报纸之后他手有些抖，当看见自己大名列在航空机械科的倒数第二名时，他竟哭了！这小姐和那几个同学相顾讶然，晓得范进中举的故事，怕他也会疯。当他拭着泪跑回家时几个同学连那小姐都跟在他后面。及至他在父亲面前破涕为笑时，及至他母亲笑咪咪地为大家煮荷包蛋吃时，大家才跟着笑了。

那小姐爱笑。从少城嫁到别处，五十年后已满头银丝了，吴子牛还打听到了地址去看她，她说起当年吴子牛“中举”的情景，还一说一个笑。犹追问他为何师范落榜却考上了国专？这问题吴子牛

自己也想了五十年了却依旧答不上来。韦校长治校严格不徇私情是出了名的，吴子牛不愿对任何人说出他惟一可能的答案就是韦校长在录取他时惟一地破了一次例。那么韦校长为什么要对他破例？是韦校长自己被他眷恋着国专的深情感动了，还是温老师给韦校长写了信的？对此他至今没有问过温老师，而且他永远也不会问。

3

方杰这几天每天都到桃花沟去。在此他能做什么呢？除了冥想。他大学毕业后尝试了几种职业，都不称心。现沉湎于台湾蝴蝶生态的研究和保育，虽然备极辛苦，却如鱼得水乐在其中。但此时桃花沟尚无“会飞的花朵”，第一代蝴蝶也要等到三月底才发生吧，还早。他望着烂若红云的桃花，心想在这片静物上再添上些美丽飞舞的精灵，那就绝了。

此时另有一只极珍稀的荧光凤蝶在他心中飞舞，荧光凤蝶是自然界最美丽的蝴蝶，她在阳光下会像珍珠般变幻色彩，因此又显得神秘莫测。这就是那位自择墓地的姑娘，他发誓要在这里等到她。他想象她的容貌美如风景，而她心里的凄凉，也如这里的风景，于是草尖的露珠，宛如她的啼眼；林间的白雾，宛如她的愁颜；拂脸的晓风，宛如她透明的衣衫，她是林中忧郁的仙子。

今天他又来此徘徊，看山脚成片种植的桃花已经谢了，山崖上却开了些野杜鹃。他望着这零星的花朵，心想哲学家说自然万物皆有灵异，我至今才领会到。譬如山上若无这几朵野花，那满山都是惨白和冷绿；又譬如耳边的鸟声和泉鸣，简直是自然安放的七弦琴呢，这样那些无言的山岩和大理石碑上都有快活的音符在跳跃。他又望着沟壑对面那几间素净的小屋，半仙半俗，半云半雾。默念那

里的人在做什么？他们的隐私？哈，他们也一样等待着死亡，迟早会降临的。他们和我，我们都只是活着的死者呀！到了这里，连总统都会觉得只有死亡才是永恒！他不禁莞尔，觉得精神活跃，一点没有压抑感了，而他最初还多少有些恐惧呢。

一旦有了这样的彻悟，那位自择墓地的姑娘带给他的神秘和伤感也消失了多半。他想这里的桃林如染，青松如盖，草地如茵，她预卜了这块地方，这未必不是个好兆头？

日光早已掠过头顶，将林梢染成了金色，枝头上吵闹的雀鸟突然变安静了。他一惊觉，抬头看时，不远处已站着两位姑娘，其中一位身材窈窕，穿件带领的白羊绒衫，下面白裙熠熠闪光，似有些金色条纹，又似日光反射。他惊讶不已，竟果真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荧光凤蝶呀，她一直以树杪和高空为家，犹如鹰隼，偶尔急下地面访花吸水，立即又会冲上天空。他由于疑是在做梦而呆了少顷，当他慌忙起身招呼时，她已经走开了，只有这位穿蓝灰色高领毛衣和牛仔褲的姑娘在冲着他笑。

他也冲着这位像是个大学生的姑娘笑了，道：“呃，我是来给一位老人看墓地的，已经看好了这处风水宝地。”

穿白裙的姑娘走到前方的小树林边沿就站住了，像在听他说话，稀疏的枝叶将她半遮半掩。这位穿牛仔褲的姑娘似知女伴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关注，遂问：“先生，你说的老人，他生前是……”

“噢，我姓方，叫方杰。小姐不用客气，就叫我方杰吧。”“咦，萍水相逢，说这些，没有必要吧？”“不一定啊，也许，再过几年，或者几世几劫，这两三朵萍，又飘到一起了？”

方杰虽然在与这位穿牛仔褲的姑娘愉快交谈，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眼睛的余光一直在察看那只清光淡雅的荧光凤蝶，觉她披着幻色彩衣开始舞动了。她追逐着林中光线，时而在滑行，时而原地踏步似的在小幅连续振翅，他恨不能立即前去捉住她。

面前这位姑娘扑哧一笑：“其实，方杰两个字，我好像听到过。”“是吧？这怪我父亲取的名字，太平凡了……”“嘻，好像

人也见过……”“啊，真的呀？我的记性太坏了！”方杰语调充满了惊喜，“请问小姐贵姓？在哪里见过我？”“哪里都一样呀，这并不重要。而且，我可能记错了呢。”方杰虽有些尴尬，仍笑着说：“对呀，地点并不是很重要的。”

他故意留有弦外音，但姑娘并不理会，要走的意思。他只得说：“呃，你刚才问我这位老前辈的身份，他已经去世多年了，他是位学者，教育家。”姑娘听了一笑：“晓得了——先生，那你请便。”

方杰眼看两位姑娘一前一后走进林中去了，明明是在躲他，他只好知趣地离开。他下山之后在停车场打听，晓得这里只有这一处出口，便在附近茶室里喝着茶，等她们下来。他激动地想：噢，这位姑娘，她怎会自择墓地，她是美丽健康的呀！他此时的心情有些怪，觉得她不是“墓主”，这当然好；她若是“墓主”，也未尝不好，因为相遇本身都已经是个奇迹了。

4

少城紧偎着长江。20世纪初，外国人在此建了码头、仓库，使少城有了现代气息。但它的街道还是风貌依旧：青石铺的路面，门窗上雕了花的木板房屋，一道道白鹤般立起的风火墙。从街两边伸出的房檐，轻轻盈盈，将街道遮成了一线天。这样店铺内的货物在顾客眼中昏昏然，到了半下午就须点桐油灯照亮。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军队虽然浴血奋战，仍旧节节败退，许多学校和工厂内迁，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也从南京迁到这里，暂时扎下了营盘。少城热闹起来了。

少城真小，“一家开酒罐，满城都闻到香了”。城虽小，四门

还是不可少的。

北门临江，这里有露天的集市，卖杂货的、卖土产的、卖粮食蔬菜的，均在此吆喝。此地的竹编特别有名，其中大量是凉席，有宽的、窄的、青的、黄的、精致的、毛糙的各种，其中最毛糙的用作晒席和屯粮用，最精致的薄得像绢纸，可以叠成书本大小；其花样又有一色的，编花的，着彩的等等。又有竹篮、竹篓、竹编的玩具等，形形色色，美不胜收。少城上游的重庆和下游的武汉南京都是长江上的火炉，凉席是最上乘的用品或礼品，故上下行的旅客都要来此一游，卷席而去。

少城狭长，居民打趣南北两门的距离，说人在南门摔了个跟斗，爬起来走到北门去捡帽子。

出南城门迎面是素女山，这里危岩层层叠翠，林木遮天蔽日，正是李白诗“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所描绘的境界。素女山上有素女峰，陡峭而婀娜，像云髻高耸的少女。峰侧有一石穴及一座青石坛，是素女房。旁有一深圆的石潭，中有碧水，是素女的洗头盆。少城人说，素女遇明月夜即出于坛上，独坐吹箫。圆月倚着她的香肩，白虎卧在她的脚前。故风清月朗之夜，城里有股异香；通街鸦雀无声，家家都在聆听那如思如慕的箫声呢！

问素女是谁？她是黄帝之妃，雅好音乐歌舞，还通晓阴阳之道，见之于《楚辞》、《山海经》和《列仙传》等典籍。可后来，由于国人荒淫的癖好，竟将这位排名仅次于女娲的神女演变成了淫荡女神。但少城人除了茶肆酒楼中的狎邪之徒，都讳言于此，素女还是少城的骄傲与明星。

西门本无可述，因其朝向的地域狭窄，地方贫瘠，此门自古以来很凋敝。但少城的现代化竟发祥于此。洋人看起了这块贫瘠之处，——也可能是地方官员只“批给”了此处——在此修了码头、教堂等。后来中国的轮船公司也在此建设，沿江还开了几家小型的工厂作坊。不多的教民聚集这里听洋传教士布道。传教士传教固然不分贫富，“有教无类”，可是有闲心来听讲伊甸园故事和有浓郁

理性的《圣经》的人，多数是富人，他们逐渐也聚居于此。连取代桐油灯的洋油灯也先从这里点燃，然后才逐渐照亮了城里。

东门外视野开阔。这里有小块平坝和低矮的丘陵，遍布明晃晃的水田和绿油油的庄稼地，阡陌纵横，村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少城的血液营养，要靠东门外输入，而少城的烟馆茶肆戏台以及城门口的告示栏，却又是乡民们的精神寄托呢。

少城开办新式学校的历史很短。这里只有两所高小，一所在城内；另一所在东门外，出城约三五里地，山脚下名叫“一碗水”的地方，校名就叫一碗水小学。离这所小学的校门口不远，路旁石壁上有个面盆大的石窝儿，里面终年盛有甜津津的山泉水。也不知是远古凿成的还是天然生成的？专为路人解渴呢。一碗水平常日子若无人问津，水要溢出来；干旱时即使赤日炎炎，数月不雨，它还是明晃晃的一碗水，不减也不溢。一碗水小学离江虽远，但是位置高，能看见滔滔的江水。少城通外界的陆路，须翻越大山，进山或走那“云傍马头生”的南门，那条路很陡险；或经一碗水。

离一碗水小学约二三里远，有座大庙，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就以它作为临时校址。在吴子牛读高小那年，随校西迁到达这里的师生有几百人。噢，那时候由下江迁入四川的机关企业真多啊！它们都在少城人的眼皮下溜走了；而留下来的，和少城共度一段患难珍贵时光、还留下了段段佳话缕缕恋情的，就是这所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

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被简称为国专，突出“国”字。因为当时一般的大学都是省立，只有中央大学等几所大学才是国立。工专而由中央国立，凸显国家对该校的重视，亦即对培养工业专门人才的重视。

而一碗水小学挨着国专这个大哥哥，品貌见识也像长了好几岁。

一碗水小学的温漱玉老师，当年也才十几岁。她的一张脸儿像白玉，一对眸子像墨玉，讲话的声音珠圆玉润，站在讲台上亭亭玉立。有天有个学生，忽然开口叫她素女。她一愣，以为是叫的“漱